



边看边聊

写作者中,漠视并低估自我的,并不多见。有时候,他们对自己选用的一个句号,都会喜欢得不得了,而读者浏览的眼神,或早已草草飞离此处。写作者若是认定自己并不异于庸常,他可能真的写不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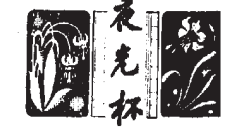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,像在恭候召唤,期待状态变得亢奋,期待自信变得理由充分。经验证明,直到真的信任了自己,灵感的折光才美轮美奂地喷薄而来,珍贵地布射到心上,给神妙的文字连接和盘旋于胸的意象带来助佑,连句式的品相也变得卓越。仿佛有祥瑞之气升腾,一切被激活,某种力量开始不停泵动,才情的供给充沛而不至于勉强。

### 握别旧日

邱峭峰

写作有点像跳高,但需花很多力气来助跑。这个助跑忧心忡忡,耗损不少气血,它并不是为能量爆发蓄势,而是在求雨般祈求自信。当然,例外者一定是有的。

鼓动我出版这本散文随笔集的,是朱耀华先生,作家、文汇出版社首席编



乌贼与鱿鱼都是人们熟悉的海产品。乌贼为乌贼目乌贼科软体动物,又名墨斗鱼,头部伸出10条敏捷的触腕,捕捉小鱼小虾,浅灰色的椭圆形身子,遇强敌时腹中墨囊一瞬间喷射出乌漆墨黑的烟幕弹,伺机开溜;鱿鱼是枪形目乌贼科软体动物,又名枪乌贼,与乌贼近亲,容易使人混淆,鱿鱼亦是十条触腕,但比乌贼消削细长,斑斑红色圆点白底的纤细身子如花骨朵,墨囊退化。就口感而言,乌贼肉丰腴厚实,弹性足;鱿鱼肉柔软细腻,回味长。

### 乌贼与鱿鱼

王坚忍

小时候就知道富饶的舟山渔场四大鱼类——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。虽然家境不富裕,但乌贼还吃得起。有一年海产单调,带鱼乌贼居多,价格便宜,居民戏谑说是“一长一短,一白一黑”。但乌贼洗干净后洁白似雪,跟雪里蕻一起烧了吃大块朵颐。家家小孩积了乌贼腹中梭子形的海螵蛸,等喊着“鸡胗皮甲鱼壳乌贼鱼骨头”过街的小贩来收取,可入中药。夏季雷雨涝沱,石库门天井积水成青青的池塘,小孩子就在海螵蛸的中间插一根牙签,粘上三角形的纸旗,晶莹如玉的海螵蛸小船在水上扬帆起航,用手掌拨水推进,打起了“水仗”,不亦乐乎。



年轻时上复兴岛上海渔业公司渔船当船员,其时乌贼不算多,但每一网都有,把它们装进水箱下冰舱。若是到南市王家码头卸鱼,能卖出较好的价钱,因为他们十六铺开了一升海味所,加工制品中有珍奇的明府鲞(乌贼鲞)。我不明就里,老船员说,古代宁波称明府,乌贼鲞为古代上供给朝廷的贡品,故命之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,乌贼少了,鱿鱼多了。渔业公司“开禁”,允许船员在海上晒制鱿鱼干、海参、开洋等小水产,带回上海卖给各个鱼市场,公司与船员拆账分成。无论数九寒冬,还是赤日炎炎,除甲板水手外,其他船员只要不当班就参加。那年寒冬夜晚,轮机员我和报务员站在前甲板,面前两箩筐刚捕上的鲜红鱿鱼,海风硬冷彻骨,刮在脸上如刀割。手握一把剪刀,将鱿鱼两只大眼睛剪破放水。从下部到上部剪破鱿鱼肚皮,取出内脏墨囊,冲洗干净后用尼龙网线串起来,高高地扯挂在驾驶台中桅到

2013年暮春,第三届上海国际樱花节刚刚落幕,我们老部队的战友们在北京聚会,其间,大家都说从电视上看到,上海的樱花很美。我说:樱花盛开的上海顾村公园就在我转业后生活的地区,欢迎大家明年来上海看樱花,同时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的“三岛菜”。

樱花相约的春天,让我在激动的心情里期待着,这是一群真正的军人,当无戏言。开始的几年里,每当我打电话和战友们确认来上海看樱花的时间,大家都在忙于改装学习、科研试飞、战备值勤,请假的时间点在三月中旬,正是我们海军航空兵部队开飞训练的高峰时刻,又是一个飞行员群体同时离开岗位,这确实很难准假成行。大家都说,不急的,等我们退休后就空了。

2024年的春天就要来了,樱花即将盛开,早春二月,我在微信群里呼叫战友们:“上海的樱花要开了!”回答来了:

“今年不行了,老伴刚动了手术。”

“我父亲去年秋天开始一直住我这里,要到夏天才回辽宁。”

“儿孙子二胎了,我们要负责接送大孙子上学。”

……

哪一条理由,都是不容置疑的。

十年了,我们上海看樱花的约定没有兑现,但我一直留意着与樱花有关的各种知识,在为战友们的到来做着准备。

——樱花的原产地在中国,从南疆广州到东北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都能生根开花,地域的跨度很大,因此,喜欢樱花的人都会为樱花抗寒耐冻品质而骄傲,是,樱花真的太像这片土地上忍辱负重的华夏儿女了。

两千年前,在京城长安,在洛阳开封,达官显贵家的院子里栽种樱花很是普遍,因此,中国古代

仪或谢忱,也是碰到了让彼此愉快的人时,才会自然流露的姿态。

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依弘小姐,艺术家沈少民先生,兄长般的老友周励、李宽鼎先生,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的肯定,从未引起我的怀疑。或许,在他们的鼓动中存有部分溢美,若情况属实,请求别再外传了。谢谢。

《第一个离别者》,原是我写的一篇叙事文字。主角,是第一个从我身边

远去的老友。他的离别告诉我,支撑个人编年史的,其实是一个个故人有血有肉的躯干。他们淡出了,史页会变得只有记忆质感而缺失生命温度。这催促我,赶紧将阅历外化为语言实体,好在文字描述的张力很大,它的档案感也别有光彩。由于《第一个离别者》地位特殊,在出版文集时,就移用了它的标题,也是对故友的纪念。

从某种角度上说,这个集子也是一种长篇文体。尽管一个个小桥段对应不同的姓名,但从阅历层面观照,文集重笔之下仅有一个人物,即生于公元1960年,具有年代样本文意义的我。文集的时限横

搬入松江兰园的新家,映入眼帘的家门是一扇古朴的木门,门上有许多斑驳的痕迹,显然不符合交房标准。

后来了解到,门是在室内装潢操作时被工人磕碰弄坏的,虽然做过保护,但拆去保护膜后,斑斑痕迹很清晰。门上破损的痕迹,是建筑工人操作不慎的见证,理由由开发商负责整修和保洁好才能交房给我。可是小区开发商负债累累,已经成了法院公告里的老赖,能拿到已经延期交房的房子已经很幸运了。

俗话说:门要门面,人要脸面。新房子的门面上有缺陷,心里总感到有点别扭,因此,修门的事只能自己出资请人来完成。

周六上午,两个工人师傅按约来我家修门。

修理这两扇门,需要清洁、修补凹陷、打磨、喷漆等几道工序,看似

简单,做起来却很费时、费力,而且,施工中还会扬起灰尘,需要做好防护和隔离。和一老一少两个工人师傅闲聊中得知,这是一对父子,老家在哈尔滨,儿子是东北某大学的本科毕业生,因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这个年还没有过完,就跟着

父亲一起来到南方。

一个本科生,读了十多年书,现在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活,让我感慨。虽然也听说过,现在硕士生、博士生送外卖、开网约车的也很多,我惊奇的是我真的遇到了这样的大学生:脸上还有一些稚气,眉宇紧锁,很少说话,和他的父亲配合得很默契。

我主动和他交流,“你是第一次

跨童少至花甲,记录了本人在原乡及海外一次次真切的精神吞咽和心灵嬗变,也附庸着一个男人在不同年岁对世相的关切。当关切的指向被形态化后,它已是个人灵魂的肌理,也呈现着岁月和社会的褶皱。

在篇目排序上,文集没有顺着写作时间先后,而是以阅读的轻重、松紧、清浊等因素来酌定,旨在让秩序生出弹性与呼吸。

提供一本书,也是提供服务。它的第一基础,就是创造差异,让人饶有兴趣,而绝不甘于制作一沓无人翻阅的纸张。在耀华的帮助下,我还做了一些别的努力,盼望被读者发现并接纳。

都是和旧时自我的一次握别。

(本文为邱峭峰散文随笔集《第一个离别者》自序,该书已发行)

“你同学知道你在上海工作吗?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我说,这个修修补补的活,和你的本科学历比,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?你愿意一直做下去吗?我心里暗想,他不会因为脸面,而放弃这份工作?

他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在和他父亲的交流中,我知道,这个活繁琐得很,好在还能养家糊口。经过一上午的努力,到中午,两扇伤痕累累的大门焕然一新!我把这对父子送到电梯口,看着父子俩渐渐消失的背影,我突然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工种和工作本身没有高低之分,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所有工作着的人,包括我自己,都是为了养家糊口……

离开老家,来这么远的南方?”

他说,上大学的时候有南方的同学,和同学们一起来过上海。

“你同学知道你在上海工作吗?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我说,这个修修补补的活,和你的本科学历比,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?你愿意一直做下去吗?我心里暗想,他不会因为脸面,而放弃这份工作?

他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在和他父亲的交流中,我知道,这个活繁琐得很,好在还能养家糊口。经过一上午的努力,到中午,两扇伤痕累累的大门焕然一新!我把这对父子送到电梯口,看着父子俩渐渐消失的背影,我突然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工种和工作本身没有高低之分,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所有工作着的人,包括我自己,都是为了养家糊口……

文人为了樱花写下了很多诗章,今天,把这些写樱花的诗词收集起来,细细读一遍,美不胜收,只是觉得诗中樱花的颜色有些单调,似乎只有红和白两种。

小园新种红樱树,闲绕花枝使当游。(唐·白居易)

三月雨声催,樱花疑杏花。(明·于若瀛)

这是诗中樱花的红与白——樱花的红,是淡红浅红粉。今天看来,不是古人没有词汇来描写樱花的色泽,而是那个年代,樱花可能就是红与白两种基本颜色。

很多史料都有记载,在中国“万邦来朝”的时代,日本使者把樱花带回了岛国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日本科学家对观赏类樱花进行了改造,并逐步取得了成功:能够控制樱花的花期,能够让自然界里各种植物花朵的颜色,尽在樱花树上展现出来。

这是植物学这门学科中取得

的巨大成就,是用改变基因的办法,还是采用了杂交或者嫁接等技术手段?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。观赏型的樱花取悦的是欣赏者的眼睛,科技的进步和成果恰是全人类共享的,今天,顾村公园引种的樱花,有很多来自日本。

看樱花听讲座,有一位上海的学者在授课时说,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是让樱花的花期继续延长;他还说,国外有一个叫吉元光平的研究人员,从越南水稻每年成熟四次中得到启发,正在寻找这个品种的水稻快速成熟的基因,目的是让樱花每年开两次花,据说,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。

我们等待着“一年两季开樱花”这个研究项目成功的信息,那时,上海樱花节每年将分春秋两季,而我这些远在北京和外地的战友们,樱花相约的不只是春天,来上海看樱花,也可以是秋天。

### 樱花之约

吴建国

序跋精粹

草原上的春天 (摄影) 李昊天

门面和脸面

可燃

七夕会

烟花,会因你而开

林筱瑾

时尚

草原上的春天 (摄影) 李昊天

门面和脸面

可燃

七夕会

烟花,会因你而开

林筱瑾

时尚